

张元幹词作鉴赏

本词是作者晚年离乡思归之作。在冬去春来，大地复苏的景象中，作者触景生情，在词中表达了自己内心深沉的思乡之念。

“寒水依痕”之句，点出了初春的时节，但这是运用杜甫的成句。杜甫《冬深》：“花叶惟天意，江溪共石根，早霞随类影，寒水各依痕”。后二句采用杜甫《阆水歌》“正怜日破浪花出，更复春从沙际归”诗意。这里融诗景于词境，别有一番气象，而一“渐”字，更为初春即将解冻的溪水增添一股新的活力。词

· 215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人从迷茫开阔的景象中，感受到蓬勃生机和温暖的春意。“溪梅”二句用特写手法刻画报春的信息——梅花的开放。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一切，溪边梅树疏落的枝条上绽露出朵朵花苞，散发出诱人的清香，使人感到无限美好。这是冬去春来的美好象征，也是展望一年的最好季节，然而这并不能引起词人心灵的欢悦，相反却萌生出离愁与苦恨。

“天涯”以下数句，由写景转入抒情。“旧恨”二字，揭示出词人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的离愁别恨。“消魂”是用江淹《别赋》的诗句：“黯然消魂者，唯别

而已矣！”这里用设问的句式领起下文。“长亭”以下三句，进一层叙写消魂的景色。在那长亭门外，词人举目望去，映入眼帘的只是望不尽头的重重叠叠的青山。连绵起伏的山峦，犹如心中无穷的愁绪，正是“吴山点点愁”，春日的景象，成了犯愁的时节。

下片换头“情切”二字，承上转下。词人宕开笔力，由景物描写转而回忆昔日夫妇之情。如今虽然离别远行，但绵绵情思却是割会不断的。“画楼”以下三句，虚景实写，设想闺人独居深楼，日夜思念丈夫，久盼不归，渐渐地形体消瘦下去。紧接着“枕前云雨”，借用典故暗射夫妇情意。宋玉《高唐赋》序中说，楚

· 215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王梦中与神女相会高唐，神女自谓：“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后指男女欢合。这与下句“尊前花月”，都是写夫妇间共同的甜蜜生活。但因为离别在外，枕边之欢，尊前之乐，都可想而不可及。词人内心所殷切盼望的，是回来与亲人相见，诉说在外边思家时心底的无限凄凉孤独的情味。“心期切处”三句所写，是自己的离愁，与上“画楼”三句写家里人的别恨形成对照。彼此愁思的产生，同是由于“孤负”两句所说的事实而引起。这样写虽是分写双方，实际上却浑然一体，词笔前后回环呼应，十

分来严谨细致。歇拍“到得再相逢，恰经年离别”紧承上句“归时”。言到等归来重见，已是“离别经年”了。言下对于此别，抱憾甚深，重逢之喜，犹似不能互相抵触。写别恨如此强调，宋词中亦少见，并非无故。

这首词作由景入情，脉络分明，从表象上看，似乎仅仅抒写夫妇间离愁别恨，但词中运用比兴寄托，确实寓寄着更深一层的思想感情。《蓼园词选》中说：“仲宗于绍兴中，坐送克铨及李纲词除名。起三句是望天意之回。‘寒枝竞发’，是望谪者复用也。‘天涯旧恨’至‘时节’是目断中原又恐不明也。‘想见东· 215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‘风消肌雪’，是远念同心者应亦瘦损也。‘负枕前云雨’，是借夫妇以喻朋友也。因送友而除名，不得已而托于思家，意亦苦矣。”

自常州词派强调借词有所寄托以来，后世评词者往往求其有无寄托。从张元幹后期遭受压抑不平的情况来看，在南宋朝廷屈辱求和。权奸当道而主战有罪的险恶的社会环境里，他的内心有着难以明言的苦衷，故词中“借物言志”，寄意夫妻之情，黄蓼园所云并非纯为主观臆断，但如此分解，恐怕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了。

石 州 慢

己酉秋，吴

兴舟中作

张元幹

雨急云飞，惊散暮鸦，

微弄凉月。

谁家疏柳低迷，

几点流萤明灭。

夜帆风驶，

满湖烟水苍苍，

菰蒲零乱秋声咽。

梦断酒醒时，

倚危檣清绝。

心折。

长庚光怒，群盗纵横，

逆胡猖獗。

欲挽天河，

一洗中原膏血。

两宫何处？

塞垣只隔长江，

唾壶空击悲歌缺。

万里想龙沙，

泣孤臣吴越。

张元幹词作鉴赏

宋高宗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即己酉年。这年春天，金兵大举南下，直逼扬州。高宗从扬州渡江，狼狈南逃，这时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被金兵占领。作者当时避乱南行，秋天在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乘舟夜渡，抚事生哀，写下了这首悲壮的词作。“泣孤臣吴越”即全词结穴之句，通篇写悲愤之情。

上片写景，即写愤激之情的郁积过程。作者用色彩黯淡的笔调构画出在舟中所看到的夜景，雨霁凉月，疏柳低垂，流萤明灭，菰蒲零乱，烟水苍茫，秋声呜

· 215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咽，……一切都阴冷而凄凉。其意味深厚，又非画图可以比拟。首先，“雨急云飞”一开篇就暗示读者，这是一阵狂风骤雨后的宁静，是昏鸦乱噪后的沉寂，这里，风云莫测、沉闷难堪的气候，与危急的政局是有相同之处的。其次，这里展现的是一片江湖大泽，类似被放逐的骚人的处境，从而流露出被迫为“寓公”的作者无限孤独徬徨之感。的确，在写景的同时又显现着在景中活动着的人物形象，静中有动，动静结合。

他在苦闷中沉饮之后，乘着一叶扁舟，从湿萤低飞、疏柳低垂的水路穿过，驶向宽阔的湖中，冷风拂面，梦断酒醒，独倚危樯，……此情此景，不正和他“怅望关河空吊影，正人间鼻息鸣鼙鼓”（《贺新郎》）所写的情景一致么？只言“清绝”，不过意义更加含蓄。于是，一个独醒者、一人梦断后找不到出路的爱国志士形象逐渐显现出来。这就为下片尽情抒情作好了铺垫。

过片的“心折”（心惊）二字一韵。这短促的句子，成为全部乐章的变徵之声。据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，金星（夜见于西方被称为“长庚”）主兵戈之事。“长庚光怒”上承夜景，下转入对时事的感慨和愤怒，就有水到渠成般的感觉。当时时局内外交困。建炎二

· 215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年济南知府刘豫叛变降金；翌年，苗傅、刘正彦作乱，迫高宗传位太子，后被平叛。“群盗纵横”句是说应该痛斥这些奸贼。不过据《宋史·宗泽传》载，当时南方各地涌现了很多义军组织，争先勤王，而“大臣无远识大略，不能抚而用之，使之饥饿困穷，弱者填沟壑，强者为盗贼。此非勤王者之罪，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”，此句作为对这种不幸情况的痛惜可以讲得通。总之，这一句是写内忧。下句“逆胡猖獗”

则写外患。中原人民，生灵涂炭，故词人非常痛切。这里化用了杜诗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尽洗甲兵长不用”（《洗兵马》）的名句，抒发自己强烈愿望：“欲挽天河，一洗中原膏血！”然而愿望归愿望，现实是无情的。词人进而指出尤其不能忍受的事实：一是国耻未雪，徽钦二帝还被囚于金。“两宫何处”的痛切究问，对统治者来说无异于严正的斥责。二是国土丧失严重——“塞垣只隔长江”。三是朝廷上主战的将士个个遭受迫害，“唾壶空击悲歌缺”。《世说新语·豪爽》：“王处仲（敦）每酒后辄咏‘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’以如意打唾壶，壶口尽缺。”王敦所咏曹操《龟虽寿》中的句子本含志士惜日短之意，这里暗用目的是抒发作者爱国主张横遭摧抑，

· 216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志不获伸的愤慨，一“空”字可谓意义深刻。由于这一系列现实障碍，词人的宏愿是无从实现。这恰与上片那个独醒失路的形象相符合，相一致。最后二句总结全词：“万里想龙沙，泣孤臣吴越。”“龙沙”本指白龙堆沙漠，亦泛指沙塞，这里借指二帝被掳囚居之处。“孤臣”描写不被君王重视臣子，即词人自指，措词带有愤激的感情色彩。“泣孤臣吴越”的画面与“倚危樯清绝”遥接。

张元幹擅长作清丽婉转之词，而他又将政治斗争内容纳入词作，是南宋豪放派词人引路的人物。此词就是豪放之作，它上下片分别属写景抒情，然而将秋夜泛舟的感受与现实政局形势巧妙结合，词境浑然一体。语言流畅，又多用倒押韵及颠倒词序的特殊句法，如“唾壶空击悲歌缺”（即“悲歌空击唾壶缺”）、“万里想龙沙”（“想龙沙万里”）、“泣孤臣吴越”（“吴越孤臣泣”）等，皆用语劲健，耐人回味。

· 216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鱼游春水

张元幹

芳洲生蘋芷，
宿雨收晴浮暖翠。
烟光如洗，
几片花飞点泪。
清镜空余白发添，
新恨谁传红绫寄。
溪涨岸痕，浪吞沙尾。
老去情怀易醉。
十二阑干慵遍倚。
双鳧人惯风流，
功名万里。

梦想浓妆碧云边，
目断孤帆夕阳里。
何时送客，更临春水。

· 216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张元幹词作鉴赏

毛晋《芦川词跋》说：“人称其长于悲愤，及读《花庵》《草堂》所选，又极妩秀之致。”这首送别词，首先触景生情，后又缘情布景，节节转换，结构严谨，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，在写作上自有特色，为其佳作之一。

大凡送别之作，多托离怀以抒情，写景以寄情，这首词也是如此。词的开头四句，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的凄苦感情。“芳洲”二句是说，一场夜雨过后，碧空如洗，长满蘋芷的小洲上，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，给人一种朦胧之感。在这里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，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，还化用白居易“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”（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）的诗意，暗示这生机盎然，给人带来活力，带来暖意的芳草，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。“暖翠”二字尤其精妙，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。而“烟光如洗”二句，承上启下，

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。其中前一句写“烟”，着一

· 216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“洗”字，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，写足了“宿雨收晴”之意；后一句写花，写一场春雨过后，鲜花盛开，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，在作者看来，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，洒落地上。“点泪”二字用拟人手法，寓王观之情于客观，融惜别之情于春景，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，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。“清镜”二句，紧承“飞花点泪”，即景抒情，转入到对年华虚度、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。“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。”（《离骚》）和屈原一样，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，时不待我，明镜新添白发，容颜日渐衰老，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，内心充满忧伤。一个“空”字，就把作者壮志难酬、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。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，但“天意从来高难问”（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》），皇帝高高在上，出尔反尔，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。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，排斥抗金志士，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，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。“新恨”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，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，越来越孤独，甚至连一把同情

眼泪也无人相送行，使人“新恨”无穷，倾吐了自己

· 216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世无知己的悲哀。“溪涨”二句又缘情布景，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。“溪涨岸痕”写春水之猛，“浪吞沙尾”，写波浪之高。一“涨”一“吞”，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，同时又借物抒怀，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。在这里，情与景合而为一，水乳交融，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。

过片再次借景抒情。“老去情怀”二句，暗示了送别的地点——江楼，以回应开头，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。一个“易醉”，一个“慵遍倚”，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！“双鳧人惯风流”二句，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“功名万里”的报国壮志，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。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，词人为其送，故化用王桥的典故，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，素有报国立功之志。在这里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。最后四句写送别。“梦想浓妆碧云边，目断孤帆夕阳里。”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。他告诉友人，此别之后，今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，他设想那时，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，过清闲的隐居生活，而友人却

被应召入朝，自己依依难舍，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

· 216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伫立江边，凝望着友人的“孤帆”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，久久不忍离去。这两句词，巧妙地化用了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”的诗句，而又有所创新，作者再次缘情布景，托物抒怀，通过对梦境的描写，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，寄实于虚，虚实相映，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。煞拍“何时送客，更临春水”，由今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，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，这种深一层的写法，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。这种写法，确实“如泉流归海，回环通首源流，有尽而不尽之意”（江顺诒《词学集成·法》）

· 216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点 绛 唇

呈络滨、

筠溪二老

张元幹

清夜沉沉，

暗蛩啼处檐花落。

乍凉帘幕，

香绕屏山角。

堪恨归鸿，

情似秋云薄。

书难托，

尽交寂寞，

忘了前时约。

· 216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张元幹词作鉴赏

本词所作具体年代不详。据张元幹《精严寺化钟疏》文：“岁在戊辰（即绍兴十八年），僧结制日，洛宾、最乐、普现（即筠溪）三居士，拉芦川老隐过其所而宿焉”，此词大约是作于这个时期。

洛滨，即富直柔，字委申，北宋宰相富弼之孙。

靖康初年赐进士出身。高宗建炎四年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。后因坚持抗金为秦桧所忌，不久便被罢职。晚年游览于山水之间，与苏迟、叶梦得、张元幹等一块游玩吟唱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去世。

筠溪，即李弥孙，字似之，自号筠溪翁。徽宗大观三年进士。南渡后以起居郎迁中书舍人。后因反对秦桧议和，不久被落职。绍兴十年（1140）归隐福建连江西山，与张元幹、富直柔等吟唱游玩。绍兴二十年去世。

这首词的上片着重写景，寓情于景；下片着重抒情，曲折地表达出仕途的险恶与中原未复怅惘情绪。起二句刻画出一幅幽静的秋夜景色，而“啼”字和“落”字，又显示出静中有动，动中见静的意趣激发

· 216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了同篇的活力。一个美好的深秋之夜，雨檐滴水，蟋蟀鸣叫，仿人读来历历在目，如闻其声。这种宁静的境界与梁代王籍《入若耶溪》诗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有同工异曲之妙。词中这二句是化用杜甫《醉时歌》：“清夜沉沉动春酌，灯前细雨檐花落”的诗句。清王嗣奭《杜臆》解“檐花落”云：“檐水落，而灯光映之如银花。”非常接近于事实。

“乍凉”二句承上，从户外幽静之境转到室内境况。秋雨连绵，靠近帘幕就感到寒气逼人，屋内香炉里散发着轻盈的烟缕，袅袅直上，萦绕在屏风的上端。词人由远及近，刻画生动，具体入微，把听觉、感觉、视觉组合在一起，增强了词人的立体感，这样也就着力渲染秋夜清冷的气氛和孤独寂静的境界。

下片抒情，作者倾吐了蕴藏在心灵深处的难以直言的思绪。“堪恨”二句，以“归鸿”作比喻，说明心事难寄。古代有鸿雁传书的说法，但这里是写征鸿的情意如那秋云一样淡薄，不肯传书，所以显得可恨。

这与李清照《念奴娇》：“征鸿过尽，万千心事难寄”的意境相接近，而一“恨”字，感情色彩更为强烈。

“秋云薄”是用杜甫《秋霖》：“天际秋云薄，从西万里风”的诗句。朱墩儒在《西江月》中写到：“世
· 216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如秋云。”因此，词人在这里埋怨征鸿情薄，蕴含着复杂的人情世态的深层用意。

“书难托”三句，从上句“堪恨”而来，正由于“征鸿”不传书信，而金兵占领中原，所以难以寄言，因此又谁能理解，作者的万千心事呢？作者在《兰陵王》词中说：“塞鸿难托，谁问潜宽旧带眼。”在这令人恼而又相思的岁月里，既无法寄声传语，那就让忘掉过去的一切，任凭自己的寂寞无聊吧以此来打发岁月。

这首小令寥寥四十一字，但写得概括，凝练、疏隽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不觉使人动情，全词缘情设景，笔力委婉曲折，抒发了作者对中原不能收回的愁恨之情，更显得意境深沉。

· 217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菩 萨 蛮

三月晦，送春有

集，坐中偶书

张元幹

春来春去催人老，

老夫争肯输年少。

醉后少年狂，

白髭殊未妨。

插花还起舞，

管领风光处。

把酒共留春，

莫教花笑人。

· 217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张元幹词作鉴赏

在唐宋时期，以送春感怀为题材的词作相当普遍。

其构思立意，大都是抒写男女情思，春去撩人，离愁

别恨，或者惜春冶的情景。比如刘禹锡《忆江南》“春

去也，多谢洛阳人。”这首春词是用少女眼光中的暮

春景象展现她蹙眉惜春的心态。欧阳炯的《三字令》

“春欲尽，日迟迟”一首，从春尽人不归的艺术角度，

运笔随意而着重于刻画佳人的无限相思。至于抒发青

春难驻，临老伤春的感觉，张先的《天仙子》具有代

表性。上片云：“水调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。

送青春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省。”

这种时光易逝的送春感触，写得神韵高妙，但词人流

露出的情绪却是深沉和忧愁的，有着无穷的感伤。张元幹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与上两首不同，情调旷达洒脱，可谓别具一格。

首先从词的组织结构来看，词人没有采用上景下情的框架，而紧扣送春留春的主旨，直抒情怀，一气呵成。起句“春来春去催人老”，即写出了作者对春去的内心感应。春来春去，时光匆匆易逝。这对于垂

· 217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老之人，最容易引起心情的翻腾。张先词的“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省”，所流露的是一种人事纷繁、朱颜易改的感伤情调。这首词中所承接的是“老夫争肯输年少”。词人虽然已是“老夫”，但是心中没有悲感，还具有年青人的活力。正是这种不服老的自在洒脱的襟怀，才能生发出插花起舞、把酒留春的势态，使上下片一气呵成。

其次是真情的自然流露。张元幹晚年遭逢厄运，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，常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但是壮志依存。作者投闲的二十余年，并未忘掉中原遗恨，但又是抱着“心存自在天，脚踏安乐地”的旷达情怀。词中所写“坐中偶书”的感受，似是信手拈来，实是胸襟情怀的真实流露。值得提出的是“醉后少年狂”一句，是借用苏轼《江城子》词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